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八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二十一首

祭襄王文

嗚呼哀哉天與善人較然不爽卽匹夫以一善著咸
克永年曾何靳於有土王有令德遽數未終舉其取
取者稱之其凡有七王事先帝務以精白承休修
貢上書罔不祇肅卽平居燕見率自貶損以避至
尊德一也王幼孤事兩宮唯謹寒暑必在朝夕必朝
德二也諸郡王則諸叔父諸昆弟壹以家人禮禮之

燕會無時務去苛禮以通德意德三也王以行義高
列國顧獨嚴事諸侯王歲時聘問必以情吉凶慶吊
必以禮德四也居千乘之尊富有四境猶然折節爲
儉攝敝衣冠以居外廡不饜稻梁後宮不曳紈綺德
五也朝臣有事境內若奉使往來一見輒推赤心人
人謂王親已德六也周恤民隱遇國中大水發府庫
以振貧窮國人或干有司必伸有司之法德七也王
有七德所不足者豈年哉今棄國人春秋三十六耳
夫天地晦冥日月薄蝕在造化且然有成與虧物之
必至者也王尊位重祿盛子姓而享令名福履於是

乎成矣雖有至德其孰能不虧中道告殂不無遺憾
要之淮南不以壽考而多譽河間不以大雅而隕名
由斯以談所謂在此不在彼也道昆昔以天子守
吏待罪邦域之中王不以其無良禮遇踰溢久而不
替今則已矣其如國士之報何卽不得匍匐國門效
餘力於執紼謹陳辭爲英王其饗之

祭襄國母張太妃文

嗟乎當道昆之守襄也幸得奉 莊王歡于是與聞
國母之有婦道也及道昆之撫鄖撫楚也幸得奉
今王歡于是與聞國母之有母道矣成周初造本之

乎閨門其能婦也以后妃而其能母也以大姪載在
風雅學士至今誦之此其繼世代興有造成周章章
矣夫莊王天下之賢王也國母爲莊王妃以能婦著
則其賢可知矣嗣王天下之賢王也國母爲嗣王母
以能母著則其賢又可知矣顧莊王以中道而倍國
母國母亦以中道而倍嗣王卽絺綌之風猶存柘椽
之澤未泯旣無所怙復無所恃其將如嗣王何道昆
待罪行間踰年而始聞訃卽期日旣遠而哀戚儼然
如新且嗣王以仁孝聞無寧以毀踰禮於是陳辭爲
奠非直以傷國母亦將以吊嗣王嗟乎大姪后妃之

澤足以造成周有道之長百年大期其孰能不逝國
母達于此矣卽不腆之奠庶幾祭之

祭襄陽劉封君文

方城漢水厥有畸人行修帝里譽浹儒林承家有子
三世傳經惠文柱下直節蜚聲封章載錫上迨于親
繡衣黃髮帝命維新邦家耆舊江漢逋臣伊余守
郡輿論推尊橋門國老俎豆上賓茲余再至爰及康
寧百年伊邇就見于庭云胡旬日遽爾沉淪嗚呼哀
哉榮期林類黃耆維鈞帶索拾穗猶有令名公避朝
市儋爵山林人倫規矩邦國儀刑矧茲子姓緝緝繩

繩五福辨至存順沒寧余羈官守望望銘旌生芻一
束千里斯陳以傷以吊契闊死生惟靈不昧來格冥
冥

祭鄭公文

紛世俗之昌被兮夫孰爲之儀刑天幸遺此耆舊兮
操獨行而可經相梁木之崔嵬兮歷年所而始成蔭
扶疎而蔽十乘兮枝直上而干雲胡大造之差池兮
斲餘年於大耋晞黃髮而飾巾兮蒞朱明而長別暴
雨集於樛枝兮飄風撥於巖穴宿朝暎而偃蹇兮當
日暮而摧折余固知終始之相巡兮雖大椿其亦有

終嗟逝者之不居兮諒生人之所同唯天錫此難老
兮亦猶謫夫全功都人士俛俛其疇依兮叩天闈而
無從伊丁年而受室兮嗣叔通之姱節齒平津而射
策兮負百里之羈縲耻鉤鉅之巧宦兮寧循理而用
拙侍列棘而爲郎兮其華顛而就列持三尺以平反
兮肺石誦其不冤復循次而翱翔兮冠惠文而入滇
輕萬里之馳驅兮豈王事之速遑望故鄉而稅駕兮
盍歸來而引年惟歲時之乞言兮赫煌煌乎惇史雖
蕭艾之盈庭兮亦咸避夫蘭芷薄崦嵫而勿迫兮介
高明而受祉何良士之皤皤兮先秋露而溘死嗚呼

哀哉世德繩繩司左契兮季年通籍規循吏兮雙鑿
丘園飫甘毳兮九疇有五君子備兮振振子姓美且
都兮貽厥孫謀懷永圖兮全歸冥冥德不孤兮流風
泱泱邦人模兮

祭章中書文

嗟乎先生魁然者也且春秋富矣弱冠受書鬱鬱不
得志諸長老言人固有美好如生而長轍軻者乎及
先生躡屨入燕以褐衣召見卽得載筆侍從須期且
拜中書鄉人不以爲先生榮知先生所負者大也居
無何先生尋卒嗟乎世多眇小丈夫富貴壽考者何

限先生魁然者也乃竟客死邪裴行儉有言士先器
識而後文藝故王勃盧照鄰蚤歿皆如其言此誠有
所短也卽行儉非知人宜無當於二子先生深厚不
伐非二子比使行儉而在且遵何說哉賈生入楚自
以楚地卑濕壽不得長先生客燕者久之妻子置勿
問疇昔之夜目攝其舍人須旦日乃瞑目嗟乎勃碣
之間土厚燥少年可無死先生柰何從羈旅而決其
死邪某等博考載籍若賈生王勃照鄰之徒以彼其
材而賁志以歿未嘗不扼腕悲之然猶異世足寬解
乃今雅從先生游撫今懷昔如見先生之面寧詎能

忘情於先生邪嗟乎依古以來其間富貴壽考者不可勝道顧錄錄當世卒沉沒無聞賈生王勃照鄰無從頌以死而學士志之不倦由斯以談則修短之期在此不在彼也於先生何憾耶嗟乎先生行矣鄉人過從燕會且失賢者祖之日徒奉杯酒爲別先生其儼然幸而饗之

祭汪別駕文

嗟乎二三子奈何從都市哭先生邪先生深厚少文鄉曲多其長者顧以貲爲郎待命十餘歲乃僅得州別駕先生不以爲官薄捧檄意得甚此何故哉賈生

有言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先生名家子齋用且饒當
此時卽巖棲川觀猶可洗洋肆志顧去親戚墳墓結
韜入燕此其志非直干仕而已居常奮袂而談耻功
名不立於天下藉令得佐州郡孳孳務民和則先生
之上願也彼其馳逐重貨走死地若鶩視先生所爲
惡可同日語哉嗟乎士白首閭巷間董董取榮名竟
客死 闕下二三子持卮酒爲奠未嘗不泣下想見
其爲人旣而誦天地逆旅之談則爽然自失矣嗚呼
哀哉

祭汪文學文

嗚呼哀哉茂陵倦游長沙官薄亦覲昌暉遘此焚錯
吁嗟先生洵美且碩高距擅場大雅可作丁年任俠
節慕朱公存老夷門結客屠中周南削迹脫躡素封
言歸舊服北面儒宗乃睠神臯投趾天目禹穴窮探
具區肆矚陳寶收萃和珍韞積長者下車髦士推轂
爰自末路作貢澤宮周游鄒嶧允陟岱宗燕臺購骨
易水歌風躡屩金馬獻畫盧龍乃召公車奏厥長技
天子曰都覩茲鉅麗煌煌上京濟濟良士往哉汝諧
敬敷教事桓桓直指戾止宮墻薦紳有楚遵豆孔將
若操渠燮爾授圓方彼都有造緊爾之良徙倚橋門

屬厭蔬食姦節翩翩英聲籍籍常伯分庭相君下席
同氣雲從石交景集萃顛朝市困翼天衢曳裾莘闕
撫劍脩塗濡首胥溺卷舌罔呼獨行負俗風於懦夫
七稔課功百里奮鐸胡宦之拙胡地之惡涿鹿與區
我心孔樂習靜蓬戶濫巾雲壑部符甫下天命難謀
云胡豎子殲我吉人夷體傳舍歸骸私門悲纏鄉曲
悼動宗祊嗚呼哀哉瓦缶喧逐鍾呂委歇唯公嗣微
逢時之闕寤愁著書聊以卒業芳猷永謝令緒中絕
豈無牖下飾巾待期蕭蕭哀挽望望靈輻戒塗郊外
卽安溼西來芳可述往駕莫羈嗚呼哀哉

祭沈太夫人文

古稱敬姜亦曰文伯彤管流光副禕作則猗與令母
厥有孀德翼子允臧嗣徽靡忒薄言在傳敬爾司箴
衿鞶服教絲枲宣勤柔嘉維則洵美且仁無違夫子
如鼓瑟琴爰自秉家良人任俠髦士分庭長者結轍
梱內慮深道周譽浹豈曰攸遂咸正無缺鹿門輔德
麟趾開祥鞠爾元子授爾義方芳猷貽穀高跼擅場
蜚英腴表奏技長揚茅胙名區竹分茂宰政迄有成
民歌無害明詔徵良程書奏最訓言孔昭母氏攸賴
島夷發難吳會操兵漭衣子舍稅駕王程母曰行矣

君命甫臨簡書可畏家室靡寧惟 帝念功懋爾勞
苦奕奕惠文桓桓繡斧陟屺心馳瞻雲道阻言駕星
軒薄游天府云胡不憖殲我令人柘椽遺澤珩珮徂
音感今撫昔傷死吊生哀淪弱息悲擊同心

祭歐陽太夫人文

嗟乎福澤人所時有也要以羸詘不齊雖有道仁人
猶然有所憾況女德乎故萬鍾之家卒鮮黃髮而鄉
曲老詩能終其天年者顧安所取顯榮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此其大氏也太夫人爲尚書公母卒年八十
餘矣世所謂吉祥善事寧有不足太夫人所乎然而

聞太夫人喪薦紳之士莫不匍匐走哭喪次則以太夫人絕賢且有丈夫子勲業爛焉當世卽富貴壽考加稠人一等其於太夫人不足多顧天下紛紛時誦舉羸民未知所稅駕若調停財力務紓四海之急則尚書公有焉乃今儼然在哀毀間非終喪且不與朝廷議矣天柰何愛太夫人百年之期而卒使海內失望哉嗟乎古人以內德顯而後世誦義無窮非獨母能也蓋亦有子姓之譽若曾孟以下是已藉令徒春秋高有子且顯而名不立士不俯卒歸乎湮滅尚安所用之若尚書公爲義至高名實藉甚由此而持國

之秉修太平之業歸太夫人顯名直翹足可待耳說者謂太夫人無死然乎哉往尚書公行部江南某等則皆部中子弟乃得從吊客之末以束帛爲奠太夫人其歆饗之

祭曹太夫人文

嗚呼哀哉三江表靈作我嬪則克令克柔芳猷允塞爰自結襦徽音罔忒洎止宣勞瑟琴洽德既富且穀撫盈不居相厥夫子策名賢書勾稽國計夙夜馳驅內顧靡闕伊母之劬詔爾嗣人聿遵先軌通籍金門褒然首舉藝苑蜚英泰階邁羽誰其似之聖善授矩

流茲惠問憬彼遐踪於惟夫人其德肅雖宜嘗純嘏
聊以從容受命自天翬禴馳榮之子叩闈釋黻褫
綬將母不遑我心孔疚言歸舊服瞻依懷袖稱卮抱
机母氏萬壽天胡不吊殲我淑人娥月寢曜猗蘭收
英訃音北來之子南征絕地擗踊顛天悲鳴嗚呼哀
哉某等交聯令子義均伯仲遙天一言匍匐靡共玉
質方銷金聲可誦悼亾撫存雪涕長慟嗚呼哀哉尚
饗

祭外母文

已未冬十一月晦蔣母以疾病終其女從壻在官弗

與大事會女疾幾殆壻匿母訃不以聞及其小愈告之且小祥矣於是壻始緦女始衰經女將奔哭墓所則從壻受綏以行壻以守官不得往乃治祭具因女往奠焉於是子壻汪道昆東向哭稽首而告外母孺人之靈曰吁嗟嗟乎哀哉孺人不可死者五可以不死者三乃竟死也舅沒姑老不能卒事一不可宜於夫子中道見倍二不可父母在伯子季女皆亾乃今重爲父母憂三不可諸子女之長者始婚嫁其餘則皆待年四不可諸子烝烝宜必有興者樹有秋實樹者不及饗之五不可也夫梱內之德有三不祥驚者

不馴忌者不廣汰者不共死之徒也孺人居常婉婉
出入未有違言遇諸媵人無所督過其服御務纖嗇
獨祭祀賓客罔或不虔具是三者庶幾乎無死道矣
不可死而死可以不死而死其將謂司命者何哉昔
在大婚幸得謁孺人堂下退而就館心竊竊然憂之
孺人有丈夫子五人孺人眚眚者也福澤將至孺人
其將不勝既而謂其二德足多形不勝德顧今以形
卜者驗矣然則生人之修短將受命於形邪抑亦受
命於德邪此其故未之或知也頃謁行而赴闕下
孺人以息女屬焉垂涕泣命之其言在耳卽五年於

外於心終不能忘直將謂孺人富春秋不虞其遽至此也寧詎知疇昔之命遂成永訣乎哉丁巳外孫生孺人驩甚或有言修短者孺人謝之吾幸而有甥死卽瞑耳旣而疾革立諸子女牖下使之歌曰吾甚適獨而女兄在楚宜不可來吾怏怏耳於是偃卧赴宿或誑之使者自楚來問安否乃張目問之狀偃卧如初有頃聞大呼息女名瞑矣吁嗟嗟乎哀哉孺人之怏怏也以女而其瞑也以甥此其愛丁於女者最深非直骨肉之間而已也卽女明發有懷出於天性事生也慕事死也哀將以報罔極之萬一終無繇矣初

女爲孺子哭如不欲生旣而聞使者言孺人有治命
伯姬母慟願撫而手足一切善視之卽而弟大吾門
母且不朽於是女又大哭以母命告曰母始舉弱女
以身食之其食諸子則否女之身卽母身也母且死
不難以身從之顧受父命事夫君受母命撫諸弟吾
事未畢奈何倍父母之言於是始納水漿以時哭嗟
乎女疾少間將不勝喪孺人以遺言存之則所謂口
澤也吁嗟嗟乎哀哉死者人之大歸其在太姒太妣
猶將不免古人之所謂不死者唯後人耳然則孺人
之所以無憾者其在斯乎使斯言得當孺人則不腆

之祭庶幾乎其或饗之也

祭封太孺人陳母文

昔在海隅芒芒戎莽伊余鯁生乃建旗鼓赫赫冢君
繡衣持斧戮力同心外禦其侮歷二年所艱險備嘗
京觀既樹海波不揚咨諏莫逆肝膽相忘依依內顧
將母不遑母也貞良維邦之媛左右夫君折節爲儉
避舍讓二季鮮違怨有子章相時維聖善夫君不愆
中道云殂所不卽死藐焉遺孤策策相吊攻苦茹荼
願言燕翼以答黃墟之子登庸爰理三輔守國刑書
釋民罪罟亦旣三年書庸勳府 譽命自天延于壽

母 名爲直指柱後惠文遵彼閩海載歷劍門匡廬
彭蠡規矩人倫借曰卓躒所志不存岷岷有懷皇皇
靡及愛此桑榆有如頽日迺釋簡書迺辭几席人亦
有言三公不易 帝曰能子遂爾孝思馬不及秣車
不及脂 聖恩老母夙昔誦之歸休子舍愉色施施
相彼樹蔭歲寒堅好疇茲淑人豈不壽考禕服斑衣
宜爾長保云胡飾巾卒以終老嗚呼哀哉開先有考
母氏代終九原回面罔怨罔恫鴈山吉土馬鬣同封
束芻千里鑒此忡忡

祭封太孺人胡母文

女德之經乃在梱內近不踰閭遠不出疆比及有家
務求敵體與其羸而牖下無寧詘而糟糠此其大氏
也太孺人待年中州去吾郡二千里既承父醮單車
而從良人折節房皇不憚自下此皆人情所難者而
太孺人顧從頌自如當此之時卽幸有子男庶幾足
以修有虞氏之祀善矣寧詎自必其能以子貴譽命
逮其親地下而太孺人于其身親見之也卽以子貴
善矣寧詎自必其能從子以經故鄉聚諸骨肉而太
孺人于其身親見之也無亦天作之合陰厚其終其
合也不及豫謀其終也莫之逆睹乃今登大壘而考

終命太孺人其無憾矣乎伯子徒跣歸母喪面深墨
不解亦且以親甫受恩乃遽違養身甫受職乃遽
違君本之以無所解之心申之以無所逃之義伯
子於是乎皇皇矣由今以往親將不有其身直可以
答君于無窮而顯親者未艾也伯子其無憾矣乎
道昆備在通家方越境會葬既述不佞之言以安伯
子且藉是以安太孺人之靈尚饗

祭烈婦孫氏文

嘉靖八年吾宗烈婦孫氏死合葬汪塢東越三十八
年天子改元隆慶道昆方居田里率諸弟省烈婦

墓立石表之禮成道昆則又率諸弟某謹以牲醴昭告于族大母孫氏孺人之墳嗟乎孺人不厭糟糠既而日事湯藥困且勞矣夫病垂死聞一言而自決以身先之視古之烈丈夫孺人不啻也吾宗先世率務孝弟力田未遑敦詩書說禮樂當孺人死竟不能上其事有司湮沒至今觀風者不聞過閭者不式孺人非直其生阨也死亦阨矣道昆不敏入仕垂二十年往往稱述孺人僅得其概頃既釋事乃咨遺老采故實載孺人顛末將以聞之人人恨從事晚耳古之烈丈夫偉矣然或不免于殉名孺人從一而終得死爲

幸當其死也身且不恤遑恤身後之名卽聞卽不聞
九原何加損也里俗日非第恐詩書禮樂之後或將
爲孺人辱刑牲墓下孺人蒞之申做方來母或懋志
其所否者有如此牲尚饗

祭方烈女文

緊淑女之嬋媛兮佩蕙纓之陸離定厥祥於景胄兮
闕公宮而待期指日月以矢心兮曰兩美其必齊夫
何溘然獨長往兮結言解而交携服兩驂以發軔兮
寧一蹶而顛迷逝將携手同歸兮雖九死其猶不移
彼衆口之申申兮徒擿埴於多岐視禮義若弁髦兮

闕觀不越乎醯雞信余心無二三兮甘荼毒其如飴
攬系車以臨墓兮垂涕泣而交頤及黃泉始相見兮
託終身乎同棲吁嗟嗟乎哀哉觀萬始兮紛無垠奄
同盡兮無逡巡殉姮節兮捐骨肉卽長夜兮辭陽春
願相從兮永爲好胡臯壤兮胡山林靈翩翩兮羽駕
乘剛風兮上征邀二姚兮結袂賓王母兮爲隣借靈
脩兮容與望舊鄉兮霑襟薦椒糝兮蘭芷庶來格兮
鄉人

祭温副使文

嗟乎鄖陽則江漢汝墳之間一都會也保界采阻人

文未章我 國家疆理而郡之政教大備及 先帝
由郢中起乃在首善之區山川之所蟠委文治之所
漸濡曠千世歷百年至千公始顯公起家直指使者
衣繡衣冠惠文冠西按長安東按吳會尋以朱輪分
部東海登蓬萊蓋駸駸日進矣垂天之雲降爲時雨
廣莫之野實產豫章其所積者厚其所發者奇公之
謂也乃今膏澤不施而梁木壞矣惡用厚積爲哉往
公居廬余守隣國公奉大事屬余爲堂斧之銘余故
知公先世之義足多公無負丈夫子矣卽公面深墨
不失君子之容余以私覘公其于三旌九等何有乃

今中道顛越公其如先世何余聞東海蓬萊多異人
之跡公脫躡而去其亦厭世而往從之與不然則稽
之地靈本之世德公可無死乃竟死也疇昔公在行
部余以布衣爲方外遊公稍稍聞率莫能跡余所在
及余從簡書入公故國未嘗不想見公爲人乃今以
廣柳車還公安在也顧公席千百世之積首舉郡中
卽豪傑有與睽乎從公之後公有弟待命公車令公
有子能讀父書人貌榮名公之不朽者在余方有事
境內柰何失此賢大夫卽問民疾苦畫諸便宜將安
所決策也楚有芳草竊比生芻公魂不忘故鄉庶幾

乎其或饗之矣

祭黃進士文

自我太祖起南國都人士濟濟足多今天子嗣興秩宗獻士三百諸由南國起者無慮五十餘家召對於廷率臚列高等卽褒然舉首參居二焉何斌斌也君以鴈行則稍長以彊學待問則優不亦巨擘乎哉其將兄南國之士而弟之矣上方申勅始進之士務習吏事勵官常居不十旬士三百咸在胡天不勸君顧溘然爲後死者魁要以盈虛相乘君獨當阨鄉人殆不忍聞之也又安忍言之傷哉死矣君操

心長者類孟公綽之爲大夫鄉人請以博士易有司君不聽會有度支之役君當餉關中相去八千里而遙且沐暑雨以往鄉人爲君作苦而君不辭諷日且行鄉人莫不壯之矣尋病漉血法有死徵鄉人第以長者壯者卜之胡遽至此頃之醫氏之技單矣卽長者壯者奚賴邪天命有常何負於君而爽也此其故莫之或知傷哉死矣禮重首丘俗輕衣繡故生死富貴必於其鄉此恒情也惜君之終不于牖下而于都市比還故里不以駟馬而以輻車望望銘旌卽行路者皆爲之太息無論鄉人矣顧鄉里之槁死者相屬

名汶汶無聞卽據蓬戶而終亦將與客死同歸耳故
富貴貧賤一則君與牧代興修短齊則彭與殤並齒
知生知死豈必管晏乎哉君達此矣君當反葬招以
巫咸與其依帝鄉而翱翔孰如父母之國與其覽九
州橫四海孰如三天子之都君如有知猶之乎飲餞
都門逝將稅駕故山而已

祭廸功郎汪公封安人汪母王氏文

當公之少也翩翩而席故饒公負不羈不自有其饒
也于斯時也母爲少君比及中年公貳百里則以疆
項抗守失守驩公掉臂歸視去少府如唐肆耳不自

有其貴也于斯時也母爲萊婦公雅奇令子曰討經
藝而訓之卽令子困諸生公不以其故克詘脫減先
人之產由由然自如于斯時也母爲陶母及令子對
公車理名郡官比部隸陪京往年出入覲親者三依
依請留膝下公率不許柰何後公事而急私親歸不
遑將人臣無所逃之義也于斯時也母爲敬姜故在
邑則都人士以公若母而多令子之承家在朝則公
卿大夫以令子而多公若母令子行矣惟親命爲競
競曾不踰年而母倍公不踰月而公倍令子嗚呼哀
哉令子幸得以 譽命而逮俱存不幸不得以鼎牲

而逮偕老乃今斬焉哀戚固無解于其心都人士則以孝子不死其親惟是令名以也于時介令子而旅奠亦將以結成言靈如有聞尚饗

祭黃母吳孺人文

婚姻猶肺腑也奚必有待而親里俗既有成言則愈疏必待禮成而始戚諄矣余兩家負俗以敦好不亦肺腑乎哉無論中書公汲汲親余卽母亦汲汲親余內子往余入佐邦政內子以納婦留會余父母春秋高諸子婦嘻嘻耳內子遘疾幾殆四顧疇依母獨日遣母暨視湯藥護起居卽醢醢瓜蔬錡金鞵至卒之

內子無恙母寔肉骨而生之及內子入京師母亦邁疾相去數千里曾未及聞既聞之疾旋已又安能百一報母也比余帥內子歸子舍歲時相問有常余方推轂郎君從中書公入太學行甫踰月母趣之歸余心竊以爲不然如之何其以姑息著愛歸僅越宿母以暴疾終焉豈母固前知大期之將至也藉令無及于永訣其若終天何斯時也卽至近不及聞既聞之大事去矣又安能百一報母也余抗中書公命卒不遣息女視飯舍顧息女方待年其何敢干吉凶以蔑禮厚施而卒不報余其罪人乎哉嗟乎母以富則

大國集 卷之八十一
蓋州以貴則禱翟所不足者年也余習知主器偉矣
頃得見介君帷下愈益岐嶷異日者余弱息幸得嗣
母蘋蘩庶幾能婦凡茲後世之澤皆母之年之生而
知死母旣彰彰之死而知生母其無遺憾矣四七維
期從俗爲奠靈其不昧鑒茲裏言

奠封太孺人黃母吳氏文

維淞濫觴蒙出黔黃左縈豐樂右帶漸江亭亭金竺
中峙吾鄉蟠茲鉅麗閭閻相望維吳若黃比隣接壤
壇坫齊盟婚姻世講母出延陵公宮式獎爰及結縭
室家競爽夫君俶儻傾郡素封臣荷僕僕折節雍容

組紉織紝豈惟婦功拮据梱內繫母之庸旣閱我躬
伯仲離立益昌爾後叔季迭出相彼鳴鳩其儀則一
食之教之母也無斃伯需執秩擯詔明堂仲都近侍
載筆尚方煌煌 譽命賁及都房僉云聖善宜服

王章踰艾躋耆偕老中倍白首未亡諸孤咸在若鳳
將雛若護樹背誦法敬姜勞思無悔豈無象服禕翟
具陳豈無已婦經始懷清寧甘編素亦示儀刑借曰
哥矣振此孤惻介福爾嘗天申難老多富多男亦多
壽考大耋之嗟云胡不保上下神祇逝將焉禱里閭
掩袂婦子拊心百身可贖靡愛斯人栝棧遺澤珩珮

徂音哀纏近屬戚擊周親歲事幾終祖行在卽若堂
若坊相違咫尺執蕭可乘醴盃可斟靈之聽之居然
來格

祭方太夫人文

嗟乎後母之能母者鮮矣其不母者居多均之母也
其不母也者以其後也能母者以其後而賢也母後
而賢宜有聞矣藉其子猶夫人之子也賢無聞也故
伯奇子騫之聞以不母也夫母不母則子聞子不子
則母無聞與其不幸而子聞無寧母無聞耳乃若美
爲之後而母子具聞者其惟太夫人乎當太夫人之

母也得二三子而子之柎以內無間言迄于承舍無
評語及博士中丞逝顯太夫人皆于其身親見之比
居庭善養祿養交至太夫人躬拊諸婦子蓋嘻嘻終
其天年人知二三子之母太夫人而後知太夫人之
能母也往年太夫人既登大耋終不忍倍先通奉而
稱觴聞者謂其不以其身挾賢不以其子挾貴此之
爲母猶之乎公父文伯之母也踰年而太夫人逝矣
嗟乎傷哉都人士于太夫人爲子行視太夫人有母
道往年受戒且不及觴太夫人乃今卽祖有期謹以
芻蕘爲太夫人奠靈其不昧庶或饗之

太函集卷之八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十五首

祭江漸江先生文

嗟乎夫人可以死者三可以無死者二功成而名遂死可也老而傳死可也生有益而死有聞死可也此直爲身謀者也國有老成坐而鎮俗無歿可也鄉有耆舊矜式在焉無死可也此爲鄉國謀者也乃公之生自非肉以至斑白及其從仕自列邑以至屏藩砥礪廉隅鮮不爲則夷考其質行豈不善始善終哉則

其功名則成且遂矣則其年所則天佚之人安之矣
則其存亡則益無方而聞不朽矣故公六十而稅駕
七十而飾巾方且視當世爲蘧廬視大歸爲南面公
自爲計得矣顧國人視公之居鄉也猶周鼎之在清
廟也卽不陳不失爲宗器鄉人視公之居里也猶玄
珠之在赤水也卽不出不失爲夜光今則已矣故國
人喪之若喪所仰鄉人喪之若喪所依其在詩曰人
之云亡邦國攸瘁則公其人乎吾黨三十餘曹幸與
公相出入其半與國人俱亦旣與聞國論定矣其半
與鄉人處而鄉評不僉同於是聚族而謀私謚之曰

簡蟻旅舉一奠就几筵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程母凌太夫人文

人之有子樂莫樂於成名子之事親憂莫憂於不逮此夫人之恒情也乃若拊子之孤奉母之寡卽有憂樂視夫人滋甚焉情之必至者也太夫人之拊令子藐焉而孤恤緯而授之經則固以儻然者斬之矣吾鄉佔畢之士白首紛如令子之揚首善擢公車曾未及壯太夫人且于吾身親見之也豈不洩洩乎樂哉令子幸以蚤貴而安太夫人亦將以難老斬之矣凡諸生人之樂豈不足太夫人所乎顧不待須臾溘焉

卽世要以生不及養歿不及含爵不及副禕祿不及
牲鼎固宜令子斬焉哀戚舉無足以鮮憂憂之如何
卽終其身懼無以報寡母耳都人士未盡獲交令子
亦未獲拜太夫人顧仕則同朝居則同邑義同休戚
無繇匍匐救之重以封樹告成無繇執紼旅舉茆茆
爲奠敬告九原嗟乎顯親揚名孝之終也今子顯揚
方自今始要其終爲太夫人報者何可勝原亡矣如
存尚饗

祭程太母文

大岳之胤玄丘之孫發祥聖善肇自姜嫄嗣徽維許

奕世滋蕃歛西水滸厥有芳蓀伯休景胃相望高門
處勤締綷出力蘋蘩公宮始醮婦順彌敦太公初載
玉質溫溫行不由徑學不窺園儒林高躋矯首臨軒
六翮終戢未究鵬鷗篤生令子主器斯存口授慈訓
日誦千言遭家不夷舅氏云歿辟倪神姦突起如猾
賴母助勦彌縫其闕卒之用寧母心矻矻公旣脫屣
賁于丘廬天奪仲氏驟失璠璣傷心則痗幾隕其驅
賓興伯子旋對公車慈顏乃豫宿疾亦紓伯能效績
夙夜在公 帝咨庶士來汝臣東澤水方割爾隸司
空勿辭胼胝成始成終伯拜受命遑恤我躬蹈河犯

難操畚鳩工平成素績左右禹功 帝心簡在爵爾
媪翁龍章象服延世以庸玄圭告成貝錦持議出牧
恒山鹽車服驥既貳齊東旋亦畱滯子民若母居然
豈弟 穆考明明誰爲箕斗左無不宜右無不有一
命爲郎再命爲守騰茂蜚英籍甚人口中者耽耽猶
議其後稅冕而行臣有父母母喜而語朱紱全歸何
如巖穴卒老逢衣樹萱未艾叢桂相依豈無美蔭亦
伏危機何如子舍善養無違歲在龍蛇高明闕室疇
昔之秋亦聞寢疾伯受遺言令聲爲律難老如祈終
焉迪吉暮月猶康葆和長畢子姓家號行人路恤誰

謂春暉奄如隙日余姻令子奕世爲期余先失恃令
子繼罹撫今懷昔涕下交頤豈惟私戚世喪母儀阨
余負疾出戶濡遲束芻爲俎登麥爲糜敬託周親長
跽陳辭尚饗

祭李令君母夏太夫人文

嗟乎尹伯奇不以其賢而逴履霜閔子騫不以其孝
而舒易棗則其母後也卽令君賢矣孝矣寧于一子
有加顧令君之母太夫人不啻所生寧詎自知其爲
後也令君幸哉太夫人始歸太公而季子生行年四
十八矣蓋絕乳也夫夫三子具在季視三子孰親顧

太夫人之字諸子若鳴鳩而令君之急太夫人若鳥
鳥諸子於是乎有母令君於是乎有成矣太公幸哉
頃之使至邑中聞太夫人疾令君色憂旣而以寢疾
聞憂之甚旣聞疾幾殆無所解于其心邑人謂太夫
人年數非高卽血敗非不治何憂之深也令君則曰
瑄始覈母孛之始啄母乳之毛羽未成母傅之翼凡
茲咫尺皆母劬勞瑄越在官不遑一日之養卽有不
逮如罔極何于是神日坐馳形日坐敝庶幾哉太夫
人無恙而後懸解耳凶聞甫至令君顙天而號擗地
而踊一哭而絕百呼而甦皇皇然嗷嗷然不恤百身

以存母氏夫何故失恃故也令君之子吾民也境內
恃焉而其得有令君惟是太夫人在天以良令賚境
內宜必以壽毋安令君邑有田野令君治之邑有倉
廩令君儲之則太夫人能食之遺也邑有子弟令君
訓之邑有幽側令君彰之則太夫人能教之遺也邑
有蝨賊令君翦之邑有淵藪令君夷之則太夫人義
方之遺也比令君之政成矣太夫人之澤深且濺矣
惟是相度經始版籍踐更方將介福于太夫人幸借
令君遺境內數百年之利顧太夫人已矣邑人卽不
有令君俛俛何依此其失恃尤甚令君旣成服匍匐

而趣居廬苴屨及於門桐杖及於巷垂橐而任并及於西郭之郊卽萬衆遮留不能終日淹矣是令君之失太夫人恃也日近所奔邑人之失令君恃也日遠所慕抑亦天降罰于吾邑延令君而及太夫人與某等德令君尤深繫令君尤切豫章伊邇莫與生芻近卽几筵旅陳樽簋不假戶祝庶其饗之

祭方初庵先生文

公勞王事奄忽云亡上則公卿大夫下則廝豎遠則寓內近則鄉黨丘閭聞者莫不怛然驚閔然悼恍然自失戚戚然不啻降割于其躬望望然殆將詰司命

而亡從陶陶然遂遂然不難百其身而冀其可贖也
而況婚姻乎又況不肖昆弟若而人乎以此思哀哀
可知矣顧鄉人知其爲良士矣未也國人知其爲國
士矣猶未也天下之人知其爲天下士矣是足以盡
公乎其未邪當世所謂天下士者或以廉或以節或
以惠或以才廉不必夷節不必曾史惠不必子產才
不必周公有一于斯輒挾咫尺之長以短天下甚者
小廉皎皎小節硜硜小惠沾沾小才栩栩杓之人以
侘其特若揭白日而行此其器易盈去斗筲不能以
倫如其廉若節惠若才公兼之矣其自視猶土苴耳

皇皇夙夜務求吾道之真絜廣狹以爲言猶海若之
于河伯也吾道沿洙泗而下孰能不波浮則汗漫鑿
則支離世喪道矣東越堀起天門始開刻刻并行猶
多失步後之人聚徒竊號羣喙伺其創而啄之劇秦
蔑新湯武自廢又其甚也公稟躬行務心得臣口耳
輔精神思玄而無所思見獨而無所見藉令窮其力
之所至殆將爲冥視爲默成其始也爲直爲方其卒
也鉤可以爲繩規可以爲萬其斯爲東魯之正室東
越之中原也夫非千古之士乎哉千古之士旦暮失
之當世所爲大哀也以此粵自王者不作王佐不與

歷千古而稱兩人則顏氏前茅而孔明殿矣顏氏以
潛心而歿孔明以盡瘁而歿惡在乎有天世無龍虎
無用風雲天時則然也乃今則易時矣公得其時不
得其壽豈其千古一覲卒與兩人同歸邪天有所不
周地有所不滿雖聖人不能易矣要以顏氏孔明不
以無年而隕不朽桓康吳魏不以得志而享令名小
年不及大年政謂此耳公往矣鄉國則有賢宗故部
則有尸祝聞遺言者則有誦法聞遺風者則有儀刑
此之謂大年人人知矣然非其至者也乃若在天爲
天載在地爲地文在神爲昭明在帝爲左右此王倪

所不知者蒲衣子或得而與知焉斯其至矣知其至則可以哀可以無哀古人以善喪聞率用此也猥自託于肺腑可謂曰知冥冥有知則孺子之生芻在尚饗

祭吳氏嫂文

嗟乎婦道實難處困尤難繫惟吳嫂攻苦百端勞不遑息居不遑安比德萊孟齊執姜桓昔在公宮笄年待吉邑有望族閥閱相匹舅歿謂何家徒壁立藜藿不克牛衣對泣脫簪傾橐以佐饗殮辛勞矻矻從旦及昏既勤絺綌亦懋蘋蘩相厥夫子矯矯當門維伯

授醫誦而達曙嫂遑自偷晨鐘爲度維伯視疾歸而
洎暮嫂遑自食恭鞫治具有姑同閨嫂焉是憂微伺
其意無改優游綺縞紛集荆布靡差美者自美翻以
取尤婦人從人縞也已結云胡相女終始淪節旣安
呂貧何羶陶穴片言悟優大義已決舅氏未葬伊誰
舉之叔氏未偶伊誰婦之曰孝曰順內則罔虧豈惟
內則抑人是師十年而康廿年而益昔無衡茅今餘
廣室毋以旣豐而忘往日守茲共儉庶其無失過嗇
則陋過奢則腴未若我嫂時易時于一七一箸悉辦
中厨各望其腹容是用愉伯蹶而張妬者羣起何以

御之讓或可已卒奉其言式成君子所以惡聲不入
于耳先教後食先嚴後慈既兼父道毋替母儀翩翩
逢掖二仲肩隨微嫂之力斯焉取斯鳳有四雛其鳴
嚶嚶中道一毛翻然遠逝豈不痛心羣生有制飲泣
離羣含哀委世我聞和扁視見一方亦有弗治病在
膏肓豈伊人疾二豎爲殃抑由天道或俾之傷惠問
方流家聲貽穀有子詩書有子章服人誰不死嫂死
無恧敬潔尊嚳神其來宿尚饗

祭婚氏吳母汪孺人文

聞諸古禮姻以外無內言余故以禮起家無寧倍古

顧吳母吾宗之自出是爲余也姑余季女嬪于吳是爲母也婦以宗黨則在公官屬以婚黨則在肺腑親嗟乎母之云亡余於是乎可以言矣都人士之治男事具在四方拮据而家則內爲政始母之歸太學跬步不越房皇太學浙生什九居外莫爲處守其旣無內顧憂有母尸喪是爲內主舅沒姑老當室爲難諸孤喁喁間言易入母以身下諸姒是爲共和太學出見芬華習于弟靡入聞法言而改慮母爲法家諸吳率以鉅萬蓋州齋用無藝從衆則已易違衆則已于劑豐儉而用其中蓋多財而母爲之宰太學之有嘉

耦也猶飛者之有比翼行者之有輔車維此良人何
可一日無母坤承乾道三索皆男長者有孫次者有
婦次者有諸母母之矣顧長者毛羽雖具猶在榆枋
次者翼而未蜚次者穀而未翼夫是三子者若待哺
而傅之沫若待覆而寘之水恩斯勤斯何可一日無
母余五舉女其三皆及期而後行季女待年未遑四
教媒氏以母病告急余熟慮而從之女由阼階拜母
牀下母欣欣有起色比日迺差人言母及彌留賴新
婦而生者六挾日矣屬遇災中怛彊浴中寒雖百其
身贖無及也季從冢婦之後痛哭如將不勝夫何患

乎無姑獨不可一日無母耳母今已矣余始以縞素升堂夫君嗷嗷然而哀諸子諸婦皇皇然而慟何以故失助故也失恃故也斯時也喪之始也猶可能也時而月化時而歲遷哀者無將日以忘慟者無將日以殺有如忘者若而人久之則二三其德殺者若而人久之則二三其心藉令肉骨而母更生不若速朽之爲愈也有如哀者毋忘母之績而秉其成毋忘母之劬而撫其息慟者毋忘母所生而以孝爲友毋忘母所命而以和致祥卽母死賢於生視令妻壽母無忝矣夫祭必有誓旣誓而後交於神明乃今母之殯

在堂夫君子婦在次維是不腆之奠請揚卒爵而陳
裏言維母歆哉夫子徵哉有吳其興哉

祭胡罔卿文

人亦有言大材晚成中年通籍卿也足徵具曰仁人
必得其壽胡言不讐孰任其咎亭亭白岳東漸海陽
降生申甫此邦之良參辰代起長濬其祥覲茲昌運
蓄極而彰其虞玄裔奄宅鷄鄉魁然七尺玉立昂昂
庖犧心畫姜里天章擅場逢掖高跼宮墻河汾聚徒
博士避席操墨引斤工倕匠石卿也數奇省括不憚
于以反躬勿渝正直迄于 穆考啓泰方亨拔茅連

茹十哲彙征爰及辛未南宮告成將從民社用答昇
平出而治蒲賈由餘勇匪茲兼人不震不竦文秩其
脩威弛其董乃下徵車 天子之寵承茲天寵柱後
惠文動則摧岳言則干雲邦之骨鯁卓爾不羣舊京
九鼎黃耳攸分始奉簡書遽奔苦塊澤在栝棧養胡
不逮躬卜首丘測圭有待亦越三年柴中稿外祥而
操縵乃始成音太微重暉列栢如林蒼梧萬里繡斧
式臨雕題回面炎徼搏心三尺獨持九關莫叩何物
硜硜禡之墨綬遷彼鬼方陰左陽右吏計維期朝車
斯就 帝睠京邑枚卜園陵九卿三事侍中貴人倚

輿參乘厥有臬臣既協其吉大賚相仍內幣南金言
歸舊服夙夜孳孳脩和殊俗亦既夫家亦既臣僕亦
既絃歌亦既簡牘介卿再命秩礲功浮聞諸輿誦胡
不黔畱勞深積灰力竭遐陬誰聞顧命二豎蒼頭二
豎伊何相從攻苦其一殺身其一刳股義薄三良聲
蜚千古恩斯勤斯狗主得所彼都人士望望皇皇耄
倪匍匐丁壯踉蹌庶司歸賻所部臨喪人如可贖累
百斯償廣柳言旋扶桑既屆風雨淒其枌榆彫瘵父
老霑襟喪此著蔡愴矣門徒山崩梁壞期功彊近給
靡不周戚䟽遐邇義聞旁流居間畫諾或傳或咻振

人之急中則無尤豈無素封豈無朱轂豈無賢豪壘
川爲谷豈無月且澠淄碌碌宜莫如卿義聲比屋憐
怛由衷居然具足莊生通物天莫如彭猥云黃髮寧
詎不崩不佞兄弟夙托友朋生芻一束勞心博博尚
饗

祭封大夫程太公文

先公長太公者一年其生則甲乙也先公服賈太公
服儒顧太公數奇乃命太守世太公之業而先公亦
以賈絀余受命爲儒太守長余者一年其生亦甲乙
也兩人者同補博士弟子同試內史部中余冒然先

鳴一麾出守太守始起家水部使楚分封兩人者同
事于郎相與莫逆自是浮沉出入十有五年余既得
請寧親太守亦罷雲南歸養二姓皆具父母而父母
皆康彊太守冢君故從先忠愍受室冢君循循雅飭
克世其家及太守介子生而余五舉女矣各以婚姻
得命父母得兆著龜概余疇昔之心居然敬諾太公
畢治庭內膝幼孫而呬詔之課之經課之史課之諸
子課之博士家言言而幸中太公宜非外傳所及太
公或疑其勦也將窮詰其不然顧迺試迺奇而太公
私喜過望人言太公躬行長者不于其身于其子孫

余季女始鞶絲倍大父母卽端敏而父母教惡能佐
丞昇懽竊謂太公履阜昌堅嬰鑠卽上壽不啻也頃
余出次太守送之郊具言太公彊飯善飲倍常喜不
勝懼余語太守余迄今遺憾未忘先公季年乃嬰未
疾日飲斗酒之半以爲常二子每侍夕殮必增酒數
三之一睨二子而酌其喜可知竊慮先公春秋高或
有酒禍當侍食率有託而爲之辭率使先公不盡其
懽曾無能加一日之養終天之悔其何及于黃泉太
守以能子聞善養口體卽養志也無何而損五鼎庶
幾其無遺憾乎夫敬老爲其近于親禮也先公不及

見矣幸然得見太公天不憖遺太公已矣余將安仰乎哉卽余越在江關儼然與太守同戚太守耆而孺慕直將無所解于其心胡然而同子舍同也要以太公踰耄二年先公僅將及耄太公子姓競爽而余息子三舉無良鈞之壽考嘉祥太公且加先公一等矣彼其杖屨章服度閭烝嘗寔蕃有衆何可同日語哉然則太公之在九原也時而陶陶時而衍衍庶無戚戚雖死猶生耳陳辭悉出肺腑公其欣欣然聽之

祭封太夫方太公文

伊昔受成命於太公既受成言於令子以婚姻則賢

于肺腑以道義則賢于婚姻竊惟文獻舊邦寥寥
世令子以身任道庶其在茲天不勸遺令子卽世顧
無繇釋憾于司命太公殆將不堪幸天未喪斯文冢
孫當戶喪回得伋奕世代興非此其身則其子孫居
然未艾伊余閔閔然爲太公戚亦且由由然爲太公
休比年以來親冢孫如親令子多其象賢見太公如
見令子幸其難老胡天不吊旣不食報於其子又將
不責報于其孫邪嗟乎生人之年老則希有太公踰
老七年矣疇謂無年顧太公得自壽者三得天壽者
五煦沫故周齋用故轂居常退讓故遂遂爲慈爲儉

九日集 卷之六 三
不爲先是三寶也老氏之所以修道而養壽者也生
故直旅力故剛神故王其天性故長者其質行故通
神明五者殆天授之皆壽類也第封不及五等養不
及常珍產不及中人居不及旋馬彼其蚩蚩者逐逐
者瑣瑣者冥冥者甚則鴟而張者鷲而攫者蠶而食
者高距者雄飛者昌被者忮懣者福澤盈眦何可勝
原乃若壽考康寧直掇其緒餘耳彼遵何德哉要之
亢顏氏者以回亢孔氏者以伋具曰不朽惡論其年
卽令子不必賢於回而子姓之爲伋未可量也樽簋
具在太公其將與令子俱先司馬越在九原請爲嘗

食死生契闊婚姻孔云庶幾乎其同饗之也

祭大理寺寺丞黃公文

古人有言百里而得一士猶比屋也千里而得一士猶比隣也夫區宇廣矣才難則然其在鄉黨州閭則得一爲董董乃若作述備於一堂燕詒垂于奕世不亦希覯乎哉新都文獻舊邦歛爲上邑家詩書里冠蓋豈不烝烝求之作述燕詒世濟其美庶幾乎希世一遇蓋自昔爲尤難公之先公以最邑爲名御史及公接跡而起兼二邑之最亦以名御史居臺中出而按部者三迤上封事皆鯁言石畫歷天衢而工國步

其斯爲鮑氏駟邪三子皆神駒居然龍種此千百里之不可必致者公獨當戶爲之後先概諸世家于斯盛矣顧而先公更歷尚書郎位不過五品公以右丞丞大理秩不過下大夫以齒則而先公差尊以爵則公差貴要以握羸而享訕則吾黨不敢知嗟乎而先公之日暮矣固扼于前途公嚮用駸駸九等可拾級而上殆將謂儋爵而益之齒寧詎斬齒而溢之爵乎與其齒不足而爵有餘無寧爵不足而齒有餘也要以彼長而此短則吾黨不敢知懸薄高門三世具在若吳興若閩海此遵何德哉由前則公筮仕而先公

不居由後則諸子方來而公不逮卽軒冕相禪不必於其身親見之胡爲乎天與其代興而不與其聚順要以成虧䟽數則吾黨不敢知竊惟公之孝友在居庭躬行在月旦經術在鄉校賢良方正在公車政在程書遺愛在編戶風裁在朝著忠讜在論邊事書憲令在省方譽命在宗祏有一如此足以存亡公備其全于是乎長存矣彼朝菌之晦朔無以異于大椿之春秋螻蛄之春秋無以異于靈龜之千億何以故同盡故也藉令同歸于盡而猶有不盡者存此則吾黨可以與知蓋不朽之云非年數以也心齋則壽肝舖

則歿惡論其年以此思哀哀可紓矣嗟乎公以東巡
而入朝吾黨聚族而祖之東郭之舍曾不期月吾黨
白衣冠而逆之南郊之祠乃今遺像之在帷堂儼然
其未艾墓志若銘之出政府儼然殆盡其平生第實
而往虛而歸歸則歸亡何有之鄉吾黨又安知其稅
駕所也公故善飲無筭不足以盡公驩吾黨相帥而
舉爵者三相與一哭以待醕公其衍衍乎而邑邑乎
而抑亦冥冥乎而尚饗

英黃秘書文

上四年黃公出閱會計越十年而稽故實胥命廣陵

諸掌計謝未遑踰年不至會姻氏汪道昆吳希召自
新都出乃復徵會焦山時公憤惋日深病在中鬲獨
其宅相首應其余蠕望如初公當彌留強起攝衣冠
就枕而四稽首則以後事屬二姻氏既殮而諸君子
始集二姻氏一握筭一提衡視故籍所遺什亡八九
踰月而論始定僅得其仂以遺子孫二姻氏居常嗛
嗛懼付託不效顧時事難矣心力竭矣期當報命則
以束帛加爵帥諸姻汪道貫汪道會汪無擇昭告于
直武英殿中書舍人黃公之靈吁嗟乎哀哉公三世
蓋都再世傾郡而公簪筆近侍蔚爲國華凡諸福澤

吉祥烝烝乎单厚矣自公奉使而歸綜核舊物箝在
司會無慮二十萬緡于是治宮室備游觀置田廬以
贍諸宗闢埜域以待藁裡除道以通行旅儲廩以俟
常平中外誦義無窮事事舉越四年而按司會不
啻十二萬緡屬公居期喪既又居三年喪置主計勿
問太阿之柄久假不歸比及十年大事去矣夫是十
年之內非有霜露之疾風波之虞祝融之災鵠冠之
警火馳灰燼一旦而歸之凶何有之鄉卽兀坐窮年
終不得名一錢操一算所不齎憤而死謂舐舐何且
公席故資躡廣內浸假家食不失素封義臺路寢足

居姬姜足侍故鄉醫藥足賴宗祏足依寧詎旅死江
之中流抑何辜而及此也惟是藐諸孤弱者未立髻
者亂者未成人吾儕第解紛息爭相安無事焉爾使
諸君子而長者也異日者毋忘舊義庶幾其猶然能
報公之子若孫不幸而不能報公之子若孫則天道
好還庶幾猶能爲君諸子地報公之子若孫要之勝
算在公猶將旦暮遇之矣吾儕卽無所效力彼蒼蒼
者尚亦有餘力乎哉嗟乎生死猶晝夜也天地猶逆
旅也莊生通物直以彭殤同壽烏鳶蟻螻同歸廣柳
車行蒐氣無不之矣願反初服以享烝嘗吾儕逝將

執紼以行人里門而再奠也今茲初筮靈其鑒之

祭羅封君文

嗟乎夫人之有身也父生之及其仕也父教之自有
生民以來無淹速崇卑一也顧仕者不必養養者不
必逮逮者不必長年故愛日以養生額天以送死本
之乎天性無所解于其心幸而養生則喜不勝懼不
幸而送死則榮不勝哀此皆受命于天人力無所與
矣羅於豫章爲善族於新都爲高門有宋迄今奕世
通顯不者素封相望愈于許史金張公廣故資以鹽
筴起富旣多男子人授之經中丞先鳴孝廉代起

庭之訓莫非義方邑人咸謂羅之中興則公之再造也中丞筮仕治雲土治臨皋公命之爲清白吏旣而拜直指使按關西按東粵人持功令程國士公命之爲骨鯁之臣及貳廷尉歷同卿開府邦畿公命之爲紀綱之役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公之謂也顧春秋幾及大耋矍鑠如丁年屏駟馬弗乘卻繡衣弗御躬親力作額頷不少休卽天以難老錫公而公之自負者厚矣邑人謂中丞能子蓋什百千萬一人公以黃髮爲萬石君直千百億一人耳吾黨倍親者無慮什七逮親者曾不能什二三何可同日語也嗟乎天瑞非

人不因人瑞非天不保藉今天縱平格不有毫耄期
願乎哉侂予之侂奪之豈天難謹司命者于是乎有
爽德矣古人有言河清可待人壽幾何哲人云亡其
後愈益昌阜異日中丞在事移孝爲忠孝廉造羽扶
搖一舉萬里纍纍接跡傾州里而拓宗祊凡茲不朽
之聞皆公未歿之齒也吾黨陳翁筵几旣自戚而復
自寬庶幾躋地罔恫倚廬釋憾九原來格勿勿乎其
鑒之

祭吳太公文

貞素處士吳太公之喪姻氏汪道昆襲大功而吊伯

子考居室夢司馬素衣冠入于庭踊而呼天先三歲
乖矣比居次聚仲季若諸子姓而謀之乃今藁葬與
里俗同必預勒墓門之石以終大事于是持江司直
狀二自爲疏一几筵之奠凡九章屬余爲志爲銘司
直故多直言自疏則實錄也不孝受而卒業業已墓
古貌批古心卽不工什一近似草旣具覆誦九章淒
然如閶闔風颯然如木盡下噉噉然如孺子泣瀏瀏
然戛戛然如孤鶴颺去羣子在陰而哀鳴不孝淫淫
然泣下霑衣手而不廢七日之奠伯子矢死相從克
克有求奄忽不得親在與在親亡與亡當室身之哀

之至也又七日而仲子奠矢死相從則以考妣之喪越在羈旅病不及湯藥飲不及飯含終天之憾也又七日而季子奠矢死相從伯仲寬之若子呱呱疇可以死則以築故多病爲父母憂乃今復以是呱呱者爲二昆憂榮無死所矣又七日而孤孫奠哀哀與諸父同二孤不天惟王父母在始丁勺象旣不能代孤父母以養生比從諸父命畱滯豫章又不能代孤父母以送死有孫如此緊不如無二孤無死所矣旣而七七之期至伯帥仲季若諸子姓有奠有言慟矣旣而三月之期至有奠有言益慟矣不忍聞矣旣而祖

也有奠有言蓋不自知其慟也在禮新喪有奠無祭
故無言有言則相者事也夫人寤反本則必呼天寤
無所歸則必呼父母父死則天亡矣五內裂矣惡得
無聲其言也情也非文也斯其不斲言而言亡於禮
而禮也往余得請歸養二親偕老高堂先司馬不喜
奕不喜游顧獨喜飲比夕獨酌必盡四升二子在焉
有加者半不孝私憂其增未疾願陰減之日下春輒
云父黨有客先司馬不應酌者減如常抑或二子居
子舍中當入侍色咕咕喜先命酌者六之先淑人既
弃柩棧先司馬頽然鰥矣不孝仍故智願以此願其

天年比天年終求一夕之侍不可復得不孝亦人子也卽口體且不共伯不其然蓋無所不用其養乃若奕游飲啜語在志中伯嘗欲結昆弟子姓二十有七人比月各具日羞以修一日之養以月計則餘三日旅舉而集賓客陳歌舞以盡驩伯有成言迄今以不遑爲遺憾是舉也先達嘗一行之而不終非其人則難其家則難也三月之奠伯乃自陳不孝若割刀于吾心泣再爲下茲固甚慙于伯如後悔何嗟乎五世一庭于時希有雖有顯者不無間言五鼎八珍承以德色廣庭寔夏或相勃礮無論躬行求一言之近于

人倫者蔑如也太公質行若此福澤若此諸子姓若此生順而死哀若此躬行若言若此夫何間然發引有期不孝病肺不能從執紼于是束帛加爵述不佞之言以慰太公

祭程景陵文

昔云千里一士猶之比肩程氏特著槐塘蓋神明之胄也迄于有宋寔維相門頃則司徒先登監司代起諸子行賓興者六七作不亦鞞鞞乎哉卽躋三事亢五宗可接袵起矣慨自監司無祿其子從之兄子二人猶然競爽仲君首而復視客死武林以彼其材齎

志以歿惜也長君不利于筮仕則自松陽而徙景陵亦越三年乃復殿計量移浸左其名浸高要之重厚少文不諧于俗由茲而反初服老菟裘視彼儻然而來儻然而去耳胡爲乎奪監司奪二仲之不足長君又從而溘死邪夫以都市飾巾呂梁失楫天人交阨卒之不失首丘之人也其殆人之君子抑非天之君子也與哉阨以非常天胡不吊善者懼矣竊惟人事有伏謝天道有乘除成功不居將來不禦昔之鞞鞞今或寥寥天人之際則然耳長君已矣無寧自有其成顧其子若孫章相具在趨庭而受世業悉中采齊

異日者躋三事而亢五宗不啻肩之隨衽之接也此
之爲鞞鞞何可勝原源源而來可旦暮遇之矣嗟乎
司徒殞以待 命監司葬未及泉兩君子在天之靈
聞吾黨之爲此言也必有當也如其言而有當則長
君臨吾黨之爲此真也庶幾乎饗之吾黨可無言矣

太函集卷之八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十三首

祭王長公文

歲庚寅王長公致上卿歸吳會祇承卹命奉先公大
司馬于九原禮成長公病不佞發使再往歲杪得凶
問歸吁嗟天乎斯文喪矣卽百不佞其何以贖長公
逝將匍匐弇州臨喪一慟屬弱弟幾殆逗遛未遑獻
歲閏月上旬始決筴東逝于時不佞道昆束帛加爵
致祭于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弇山先生王長公

之靈其言曰先民所謂立者三德一功一言一德成而上次者功次者言堯舜文王皆至德也堯之峻舜之玄文王之純或曰無名或曰不顯雖甚盛德具在亾何有之鄉三五迭興開物成務乃若書契耒耜宮室衣裳弧矢舟車禮樂刑政不可與民變革者則皆不朽之功其餘卽爛若卿雲曾不能以一瞬抑末也言而世爲天下法聖明之作述在焉仲尼揭白日而行中天六籍是已他如老氏莊生左丘明屈原孫武屬國都尉太史文園枚乘張衡揚雄曹植李白杜甫之屬森森乎作者之林骨朽而言存何負功德故語

非常則魁杓孰如舍譽語持久則舍譽孰如魁杓浸
假以言爲緒餘其曰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固非虛語
蓋原其始則本河洛出典墳逢涌于周沿于秦漢波
于六代浸淫于三唐宋儒主經術而涉支離斯不若
速朽之爲愈也 國初率緣舊習北地振古先鳴迄
于濟南大雅更作元封開元之盛其殆庶幾或謂其
一朗而未融其一闕而未廓藉令不遺餘力厥有前
塗長公崛起東南日暮千古其志超忽其氣汪洋其
學無所不闕其才無所不達其體無所不備其用無
所不周儀則九成翔則千仞百鷲不如一鷄况希有

乎曠百世而生同時吾黨幸矣疇昔濟南爲政長公
辟左而右之有衆喁喁雷同相應不佞竊以齊晉更
霸霸者桓文南面稱孤霸者西楚北地濟南霸夫不
失爲諸侯師要以拔山蓋世唯長公能帝之霸者也
長公雅謂不佞平生知我者三始則于鱗終則伯玉
方外則先師相知貴相知心故知己視感恩賢矣余
何能修古夫夫擯之相之趨則讓趨步則讓步左提
右挈相與狎主齊盟則于鱗之爲也余何能當作者
或任耳而曹視之夫夫爲我張皇推轂無兩遂令韃
橈之士左次而避中原則伯玉之爲也余故任放何

能學僊吾師被以溫直之名授之恬澹之教直將索
我于形骸之外脫我于污瀆之中則先師之爲也昔
在丙戌長公祖不佞于崑山申以前言痛哭流涕且
曰吾居有道之世猶然務言遜以全交律以至言則
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唯二三子于鱗已矣藉第令未
艾如兩大何乃今割寓內中分之牛斗當析津矣由
前則鼎足由後則鴻溝寥寥于喁幸哉吾兩人在伏
雌而當鵠卵越雞安望魯雞長公內我季孟之間登
我壇坫之上平生知我者唯長公一人人之云亾不
吾知其亦已矣第泰山梁木如之何當我世而失長

公粵自嘉隆以迄于今在宥而理上下和寧久矣雖
聖哲無所立功賢者不爲直言則爲眇論時而諤諤
時而申申人骨鯁而戶心齋猥自託于不朽概以誠
心直道大有徑庭睹日月而蔑衆星長公之謂也其
遺書二百卷無慮百千萬言周視大方之家富夫美
矣廣夫大美往不佞論當世士首舉括越二文成伯
安儒宗伯溫王佐偉哉二伯是足以應戴匡六星長
公風其不然各有所當誠意開國終遜留侯衛公新
建多見道之言躬行不逮長公逝矣天慙遺者未嘗
亾即百不佞不足以贖長公長公方乘莽眈之鳥僊

僂乎天游北面曇陽左揖海右弃交親猶脫躡耳于
不佞何有哉顧不佞猶負血氣心知藐焉寄人間世
死生昇闔吾將疇依吾其求之四部求之三舍求之
九天之上知希則貴長公寧忘故吾幸而勿忘庶或
饗之矣

同籍祭程司徒公文

嗟乎昔在嘉靖吾三人同對公車既而同事 三朝
同升九列亦越三十年所先後相與去國回家食者
十年憲於郡邑則三賓杖於鄉黨則三老卽故同籍
之士無慮三百餘曹二壽作朋吾邑專之矣一二兄

弟並衰白獨公未見二毛吾儕諸子未能讀父書獨
公有子七人籍舉子三籍胄子一任子一博士弟子
一其一待籍諸孫且林林卽三人者皆得天公其單
厚者也宜爾壽考宜爾阜昌非一二兄弟所敢望也
往年未疾見有頃而平是夏病脾踰月瘳矣公子若
公弟之子並起澤宮公率諸弟奉先通議先淑人喪
始就封樹世所稱嘉祥善事庶幾得全全昌一旦二
暨爲殃溘然卽世去我邑里捐我友朋將安之乎司
命者於是乎有爽德矣始殯一二兄弟匍匐赴之帷
以內舉室嗷嗷聞哭聲帷以外舉宗皇皇有墨色比

閭之哭如庭下行路之泣如里中異日者聞之 上
上爲徹朝聞之京師諸公卿爲之飲泣聞之蜀越黔
廣諸部若內史部都人士爲之號咷本之乎公度無
所不容德無所不洽其心惻怛其行中庸無失足於
徐趨無失口於然諾無失色於喜怒涓涓乎若流澹
澹乎若止汪汪乎若千頃陂顧爵不及上卿齒不及
上壽滿而不溢成而不盈生榮死哀皆是物也矧三
人同心一體鼎立而分嗟乎鼎足折矣不啻震於其
隣於此不盡吾哀惡乎盡吾哀秦悼三良乃賦黃鳥
人如可贖則百其身吾三人行胡然失一良友之人

也億人之人也兆人之人也借曰可贖可勝贖哉要
之國有 卹典史有特書月旦有評釐宗有祀纂考
服繩祖武者厥有後人將於此乎殺吾哀耳鄉大夫
若而人期而合祭一二兄弟非直手足戚也束帛加
爵先期而哭吾私嗚呼哀哉尚饗

同邑祭程司徒公文

三天子都自昔稱文獻國今居甸服都人士賓首善
而代興于時同邑而居同朝而仕者無慮二十八人
庶幾乎列宿之經天中興之佐命也祇承司徒五教
出入不倍于人倫則人人嫻矣顧事君有得不得養

親有逮不逮傳之子有才不才兄弟友矣不必因心
家室宜矣不必借老交游廣矣不必厚終要之所可
自致者人也莫之致而致者非人也天也公之事

君自弱而壯而彊而艾歟歷中外凡四十年自令而
郎而臬而藩而京兆而列卿歷事 三朝凡十有五
任即始終一節精白一心顧簡在 九重舉命游至

上之 覃恩祖禰下之任子待年迄今聞訃輟朝

卹典且下得君若此其無遺憾矣乎公結髮入官考
氏自持家秉由是出無卻顧入無感容二親康年直
饗其善養後于祿養由蜀而及母氏之訣由梁而視

考氏之舍卒之畢事九原挾日而從游地下逮矣振
振麟趾有子七人三與計偕一承世祿一在國學一
在諸生子姓十有七人申申如也才美蕃矣以爲子
鵠則在旣醉之五章以爲父鵠則在有聲之八章吾
黨無間然美公以長主器二三介弟從之叔氏克家
代之當戶自公以下一切受成內無間言外用無侮
宜兄宜弟居然同心一體者哉淑人之生與公同日
卽多男子相與從一而終顧牖下屏諸御人無庸樛
木榭以內淑人尸饗賓祭餽遺不入公耳在家人之
九五伉儷以之亦旣垂老而偕美公之於上下交也

不諂不瀆其於平交也不激不隨故終身未嘗失色
於人而人人誦公之交也有道公卽世聞之有痛哭
者有流涕者有長太息者莫不多公長者乃天年獨
不可展邪由里而達一鄉由鄉而達一國由國而達
四方肫肫乎厚終如其始矣吾黨二十八人者蓋甚
慙於公何居公得全故也天叙五典公則惇之疇衍
五福公則斂之豈降才則殊其度異也公之度猶瀛
海也卽航之萬石惡能爲重輕猶沃焦也卽赤日鑠
金惡能爲加損彼舩艙之於雲夢支機之於河漢惡
可同日語哉吾黨始而慙旣而懌終而哀懌者懌公

之全昌哀者哀公之難爲繼也不腆之奠公其格思
尚饗

祭殷次公文

郡中都卿相者若而人任子若而人後先代起要以
賜世爵執金吾者未之前聞天子修百粵上功督
府乃被異數蓋肩隨五等有若分茅時次公爲太學
諸生視一第猶掇之也脫以虎賁易金馬豈始願所
及哉旣則宿衛禁中退而休沐客履滿戶投轄畢畱
于時烹鮮擊肥行爵無筭英氣勃勃睨燕市虛無人
銅虎金貂退然避席一何豪也中貴人秉國者目屬

羽林直將引之掖庭駸駸嚮用次公彊項爲不脅也者而固辭又何勁也及尚書公得謝不亦矍鑠乎哉幸一乘輅取道歸養綴衣金玦當晝日而入里門蓋臣子之至榮曾何負于三事逸居子舍治形家言陽卜岫岐陰遷鄴杜因築舍五畝得兆十有二區蓋累千金者三完美美矣將携季子逆婦相門膂力方剛足任禦侮卽還近侍庶幾矯矯虎臣交戟之間寧逢不若藉令推轂閭外亦當坐制單于焚老上封狼居胥直反手耳隆中星殞其人溘亾惜也嗟乎司隸之貴不爲不尊五十之年不爲不壽交游不爲不廣聲

名不爲不彰生堵觀而死巷哭不爲不榮不衰若堂
若坊不爲不預顧吾黨之涕非無從也涕者兩端二
親幾耄西河之憂詎能恻然有子六人長幼異齒鴈
鳩之愛孰能生死而存亾乎幸而黃髮未艾菟諸孤
怙之恃之且世澤足以阜昌吉壤足以禔福次公達
者其將以是而瞑九原吾黨旅舉而三獻之靈其來
格

祭丁太恭人文

丁元父應召自海陽太恭人稅魚軒于江夏其時神
愈王百體愈康僊僊平歸矣海陽旣列高第得給事

中用是可得太恭人驪即期願不啻也歲之杪太恭人乃捐栝捲元父自掖垣來奔斬焉苦塊不令兄弟備在同盟逝將匍匐赴之既傷且吊顧伯氏老矣仲嬰篤疾季在遠遊當暑不果行奄忽秋至于是社長汪道昆帥仲弟道貫季弟道會相與戒行李奠几筵西面而燕者三酌者三拜者皆再意太恭人于是乎遊八極周六虛容與逍遙莫測其朕不佞三仕楚乃歌楚以招之其辭曰羲和弭節巡望舒只盈盈三五薄蟾蜍只白榆搖落婺離居只燭龍嚮晦夜曼曼其焉如只賓于王母駮沈瀟只巫咸不降疇能招只夔

茅爲卜椒糝要只百神備降雲之標只靈歸故疆倍
海陽只若木千仞連甘棠只樹護周廡蔽都房只曲
櫺突夏日無光只鸞皇高舉揆天章只鳴張鷟集逢
不祥只反而舊服樂以康只靈歸故丘母睨此神州
只君門萬里路阻修只增城阿閣椒房幽只闍寺呵
禁凜長楸只麒麟鳩鵲絕夷猶只之子南奔釋司直
只佳氣鬱葱掩禁掖只姪姒微音嚴以翼只荅胡不
歸離太液只靈母南征朱陵不可以託只奧主泰衡
副潛霍只祝融亘天鷄火爍只方廣化城高下錯只
仙靈窟宅俯無垠只霓裳霞佩魏夫人只屬厭沆瀣

葆至真只一息千古太初隣只荃胡不歸撫五辰只
靈母西翔弱水不可方只泥丸阿耨吭瞿塘只江流
瀾瀾深漢陽只三湘七澤百谷王只婉婉湘靈鼓鳴
瑟只木蘭爲舟桂爲楫只望望洞庭沃朝日只瞻彼
蒼梧紛雨泣只荃胡不歸天咫尺只靈今翩翩母薄
九天只軒轅當御象緯懸只閣道相屬勾陳連只天
孫袷服五雲褰只扈以飛瓊雙成勝只刻刻揚靈端
以靖只駐茲渥丹鬢綠鬢只綿綿不勤籥玄牝只靈
兮駢駢母入九京只地祇羣出黃琮呈只言從川后
鏡空明只重淵蛸璣冰夏凝只時而尸居堊咸俯只

時而雷奮鼓且儻只時而踟躕行踟躕只時而物化
睨自適其榭只靈兮盍歸歸夏門只食邑萬戶世承
恩只桓桓夫子俠節伸只爰及苗裔裕後昆只靈兮
盍歸歸鄂渚只圖南有鵬振其羽只骨鯁無邪心自
許只聖善爲儀幸哉其玉女只靈兮盍歸歸蘭臺只
披襟當坐雄風來只多聞左史軼鄒枚只生芻一束
胥以哀只諄曰維樹背之不芳兮魂筑筑而依子舍
相白駒之可繫兮寧無長夜啟丹穴兮希有生函譽
命兮出承明羞尚方兮將母羗不逮兮鼎烹饗黃髮
兮無射悲回風兮惜往日宜爾壽兮宜爾昌胡溘逝

兮不死之舊鄉

祭戚少保文

今上丁亥之蜡戚特進以家食終諸孤既祥請墓文者介三至余喪仲氏期月始成於是左司馬汪道昆遣子太學生無擇束帛加鬯致祭于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戚長公之靈而告曰策士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相得則士豫附而權不分夾谷之盟文武並用於假神武不殺寧詎偏廢乎哉我高皇帝佐命元勳則徐武寧冠其相得若魚水若雲龍若手足腹心若

家人父子有喙三尺疇能間之爰及恬熙右文左武
于時俎豆爲政無用韃橐曲學拘儒隸視宿將功攘
之已罪傳之人由是脂韋弟靡之風行批亢摧堅之
氣沮矣四方有敗孰爲干城此失得之林弛張之括
也夫材難固也將材尤難特進負非常之材成非常
之功難之難者也當在浙以一旅先鳴南北利用行
師皆由始此其此始發也于時爲春旣入閩士踐更
而寇絕跡此其一息也于時爲夏北備勦則繕關塞
固亭障戎車步騎連營匈奴懾而款塞軍中超距無
所用之此其再息也于時爲秋秋有實夫旣而批瘴

癘歸蓬萊閉塞而成冬二百中而以善息及其藏弓其始則督府得之浙如鄮侯之得淮陰及余同事平閩求多者或以爲瓦合與其爲輿尸也寧爲輔車襄敏務砥廉隅人言子房能用高祖及大司寇大司空逝代督府如鼓咎桴比發急足待命本兵諸郎率相目而謔也吾聞軍中有戚督府不聞劉楊要以疆事無瑕謔謂何耳先是趙高在事或中流言不有江陵特進幾殆江陵故習闡外事目特進而心多之特進願得一當匈奴徇國以報知己江陵視之若左右手寬中制以待上功于時側目者有煩言特進量移而終

牖下竊惟特進之有樹也惟二三當事非彼偏長四
時錯行成功者遐非特進短也是故有一歲之春秋
句芒祝融是已其或五百歲則爲冥靈或八千歲則
爲大椿修短殊塗較若懸寓乃今特進功在疆場動
在旂常直以歲計者也藉令當時納輔兵之議募三
輔而張六師特進制之惟所左右其時羣材足以戮
力積貯足以舉羸是役也選若拔茅練若鳴鏑思若
挾纊威若櫻鱗聚若淵魚散若飛鳥奔若起忽應若
率然時有可乘則簡車攻出沙漠焚老上封狼居胥
由是乘障屯田銷兵縮餉遺中國數十百年之利直

將與靈椿爲春秋天不憖遺銘旌相望曲周方起聖
室特進溘亾乃今西北操戈東南傳檄拊髀而思頗
牧安能倒盂諸也者而一洗之時乎時乎不再來固
非虛語天謀定矣余于人謀何尤彼其生死交情則
庸態也不佞所爲痛哭爲流涕爲長太息率在斯乎
徬徨而爲國謀無能以一夫進草莽臣所爲日夜腐
心者此也九原可作庶有感于斯言尚饗

祭先叔考羅山府君文

吁嗟嗟乎哀哉叔父所不能釋憾者三則不孝狀之
詳矣夫諸父猶父諸子猶子在近屬則禮然父叔父

而子兄子則夫人能矣何以故其尊同其戚同也乃若叔父之子不孝昆弟也猶然乎哉食之教之子也孚之翼之子也無憾矣不孝昆弟之父叔父曾無以異于夫人卽無所解于心欲報而不逮矣一憾也自杜母卽世吾家無功總袒免之喪頃喪我先淑人則舉室皇皇耳鼎鼎耳及今大事未襄也胡猶不足殤我元孫歿我介婦胡猶不足殤我季弟烈女殉之胡又不足而遽及叔父也吁嗟嗟天乎爲善者懼夫二憾也頃賴諸父始元吾宗卽里俗日非諸少猶知有長叔父獨以侃侃取重不啻振鐸而徇里中顧今耄

羞不及宗祊醜夷不登壇坫波流日靡孰爲之坊三
憾也吁嗟嗟乎哀哉先淑人已矣藉上寵靈亦旣
歸土矣茲奉叔父而祔曾大父母猶未及封則又其
遺憾也吁嗟嗟乎哀哉曾大父母久在浮丘一國三
公如之何其釋終天之憾也明發有祖請以樽簋爲
諸孤先九原有知尚饗

祭叔母文

道昆守襄陽聞叔母訃至乃服齊衰函祭具紹介而
致之墓下而以文告叔母杜孺人之靈吁嗟嗟乎哀
哉自吾叔母歸吾家蓋三十年往矣其間甘苦險易

一切嘗之乃今叔母所留唯仲子在耳叔母故宜子
卽舉子卽殤及仲子生叔母輒病仲子能言而病愈
已又病髻而愈已又病能受書而愈已又復病及仲
子始勝衣叔母之病遂不起吁嗟嗟乎哀哉初叔父
客游游道日廣旣而聞叔母病芒芒然歸杜門者十
餘年所矣卽有能去叔母病者不難百金予之焦神
極能病不去不休也屬叔父旬日病叔母大憂無何
叔父安而叔母危矣吁嗟嗟乎哀哉始無子則憂子
稍長則死夫病則憂病已則死此之爲婦德蓋庶幾
於人倫者乎叔父有子三人伯若季皆孽子乃今惟

仲子馴謹得當叔父心卽他日阜昌叔母所畱也夫娶婦嗣親嗣而不良賢於不嗣乃今嗣矣良矣得當夫子之心矣卽病卽死不可乎哉及余聞叔母喪淚淫淫不收口噤噤不能出一語蓋傷之也自余翦髮叔母壹以子視之及有妻子亦莫不然視吾婦猶婦也吾子猶子之子也顧余居外十五年矣曾不得一共刀匕侍叔母餐又斤斤立名無所貨終不以奉叔母故而以兼兩遺之乃其心且謂報叔母之日長耳頃叔父因使者語曰叔母以子視若若誓以子報之今無及矣卽他日墓下之莫何爲於乎守在一隅卽

九正集
卷之二十三
二子
墓下之莫且不得往其將謂報者何唯左右仲子使
無傷叔父心則吾事也叔母墓側亾婦在焉藉第令
有知當姑事叔母爲余修孝養于地下楚有澤蘭江
芷不敢以羞願叩九地而暴吾心無問禮矣靈其不
昧庶或饗之

祭世叔十一府君文

歲在戊寅八月喪我妣踰年己卯十月喪我叔再踰
月嘉平又喪我世叔于是從子道昆方在草土謹以
牲醴奠告于世叔十一府君之靈而言曰自吾宗始
遷世澤三斬至世祖而始振至世叔而始張累世亢

宗迭出正室故舉宗之喪世叔若祭祀之喪七噀永
裳之喪簪纓哀矣哀矣昔在父黨舉甲子者三首吾
家公次者吾叔次吾世叔具曰人傑門祚賴之乃今
惟家公在焉鼎足夔矣故諸子之喪世叔若壞梁木
若頽泰山哀之甚也里中自不孝始爲儒叔資吾學
自不孝始爲吏叔資吾廉叔處其饒報于何有比歸
子舍逮事二親叔由由善事先淑人而耽耽視不孝
故不孝之喪世叔若喪吾叔若喪吾先淑人哀滋甚
矣嗟乎先世高曾以上世守不越鎡基惟茲蓋筭在
淮堂構在里阡陌在籍材木在山則叔崛起林林具

在死而不亡以此紆哀哀可紆矣顧自世祖初載僅
僅百年里俗日非遽爲季世彼天道不遺胡考孰爲
儀刑此則吾黨之殷憂舉宗之大悼也在殯三月藁
葬有期不孝將哭吾私聊以託諸祝史有靈如在庶
幾饗之

祭從叔母文

嗚呼哀哉萊婦好脩令名無斁巴婦多財萬乘爲敵
在寸則長有短者尺厚利名高疇能兩得猗與叔母
十五而笄敬事姑氏不訾于儀折節爲儉居常布衣
豈無芻豢茹苦如飴茲萃治生亦旣勞止婦順明章

無違夫子群小何知與之更始雖有違言不聞苟警
大宗昌阜子姓振振曷飲曷食毋也以身正容斯悟
洵美且仁僉曰聖善不教而刑爰及中年家乃大起
露積殷殷如京如坻四顧踟躕莫不經紀食指如雲
不廢胼胝丁卯痰疾未老飾巾捐爾偕老舍爾周親
奄焉卽世命也難謀從姑地下維夢之徵長發其祥
克昌厥後伯食王家仲從國冑貽謀允臧繩繩食舊
視履考終門內無右伊余諸子夙受殊恩栝棧不御
口澤猶存壽原卜宅哀輓當門式陳五鼎先以犧尊

尚饗

先室吳淑人祭文

嗟乎丈夫操弧矢之志卽死羈旅聞者猶或傷之女
德之經行不踰閩夫人獨從余游竟客死邪而惟不
宜子蓋憂之甚今息女始孩而業已就木豈非天乎
自而有家余始爲博士弟子今拜大夫命矣夫人慕
樛木之風請余置媵女今舉孽子矣卽夫人在余雖
貧可無嗟嗟也顧爾獨蚤夭不十年而再邁此阨而
其謂我何余方丁壯居常負意氣日飲而醉二參何
知疾苦遭喪以來一何憊也顧惟撫而女若子稍稍
自寬解又余父母春秋且高猶規規祿仕不然余去

官猶脫躡耳安能鬱鬱而復陸沉朝市乎而今歸土
得事余王母依然余將歷郎署博一命顯女地下而
女待年必使之得耦卽爾有知庶幾可瞑目余復何
言嗚呼哀哉

祭從弟暨弟室方氏文

人亦有言莫壽者殤女也從一殉義則良季弟弗吊
天降弗祥女志靡他絕脰自亾仁匪激烈義匪慨慷
中道從容徽懿周祥得請于朝特命表揚女也何
求季則有光一杯之土今茲歸藏生不同牢死則猶
祥舍生誦義百禩遺芳豈曰無年明德馨香豈曰無

後嗣續烝嘗精爽不昧如在洋洋願言同歸于茲靈堂

祭從弟室方烈女文

日月不居烈女之從季而終也踰三年矣仁至義盡生順死安汝何求哉惟是舅姑未盡之年亾弟無祿之祀忍死以屬冢伯乃今立無極爲爾後又請爾于朝得及于盛典使爾無嗣而續不貴而榮叔父考終叔母無恙庶幾慰爾地下爾目可瞑矣爰卜靈堂于兆習吉季其與烈女携手同歸逍遙容與爰居爰處昌阜爾後人孰無死汝死得所矣薄陳一奠祖汝道

無若子若婦若孫今也舅不逮終夫不逮顯子且不逮何論婦若孫由此而終其亦生人之至阨也居常朝不謀夕日日其幾無苦不攻無辛不茹何爲者哉頃當疾革時或以無畏而安叔母者叔母正色曰人生有蚤莫耳固不能免此行何畏也達哉言乎知視蚤如莫則知視死如生知視死如生則知視亾如存故小知大知一知也小年大年一年也無疆懵然者也惡能爲此言吾聞之吾父吾父聞之莊生者也莊生有鼓盆之歌無疆不敢以進叔父釋其言先得叔母之心者就几筵諗之藉令有味乎其言叔母之目

瞑矣嗚呼哀哉尚饗

太函集卷之八十三

終